

847
23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五山志林卷四

嶺南遺書

順德 羅天尺 履先撰

傳疑

春秋夏五有闕非無文也傳之者闕之也孔聖云史有闕非不能文也懼無以傳信也茲之傳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異者必有真也地遠年湮無以辨其真也而遂魚魯棄之博覽君子將毋斥鷄我哉傳曰疑以傳疑附斯義焉

房考前定

掣選奇夢

天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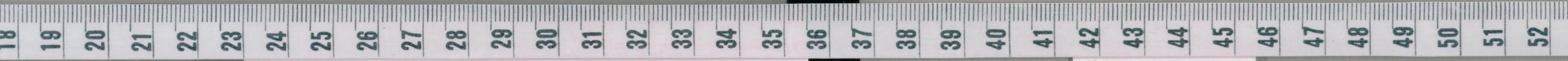
乞文致禍

月中仙樂

錦衣受投獻

五山志林卷四

一 粵雅堂校刊



847
236

謝昌死高綿國

二歲能書

一席三元

寶林僧自定死期

虎禱石猿

沈原壤

鬼弄孩兒

新志贅言

子長後人

元孝後生

九峯軼事

功名前定

志漏科名

紅被綵柳

古銀缸

馬陵聖廟

武榜補錄

鞠囚得治蠱方

房考前定

石洲別錄云陳公公超字式觀能文章出其門者多捷去

艱於一第省試前家人夜行效瓢兒卜一人云茶雖好
待井水乃烹是科不錄康熙己酉果出永安知縣并在
之門功名前定即房考亦有數如此公為興寧教諭善
誘士類士林擬祀之名宦

掣選奇夢

邑進士梁學源筆談云秋七月寓天津衛盧署中夜被酒
夢美女三人首戴大帽如禦雪狀云妾鄱陽君三姊妹
也其一持一福字贈予覺而異之越十月掣選多江西
缺友人羣曰江西有三安其安福乎既而果然天尺曰
吾門人張光朝遊學梧州習聞彼都人說公少隨世父
業木工於梧學使者按梧將發案提調官命公製卷箱

五山志本卷四 二
急猝不能就胥吏擱之三公奮甚持斧向江神祝之曰
吾以賤役終斧沈有發達日斧浮擲之適中江干之杙
公遂決志歸學不十數年成進士吏胥一激之力也昔
人謂豪傑賢人皆有所激而成惟聖人無所用激庸人
雖激亦不成信哉公罷官講學粵秀書院學者稱爲壺
洲先生

天主堂

余順德東門內有天主堂不知始自何時舊志不載向來
官府以客禮待之後雍正年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惡
其教亂民引福建例凡有天主堂嚴示驅逐其屋拆毀
天主堂爲解元陳聲伯所售居之不利不二年又易他
主尺按昭代紀畧云萬曆二十八年有利瑪竇者與其
徒龐迪峩詣闕利姓瑪竇名本姓利著今去著自言大
西洋國人國在天竺西去中國八萬里行三年以萬曆
八年始至自彼國而抵海登大舟可容千五百人搖櫓
隨風所之歷數萬里達南海諸國而後達粵彼其國素
不知有中國知之自七八年內通之自彼始自言同有
七十餘國國各有主共尊教化而俛聽焉教化主起於
齊民倍事天主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無父家家皆
天主母像倍三十始娶無二妻雖國王亦爾無子傳姪
有三子二子不娶女亦不嫁國無盜歷以節氣爲斷人
好樓居國有音樂竇遊南都從禮科給引以其天主像

及自鳴鐘諸物來獻道經臨清爲稅闔馬堂搜而獻之
臘月入京館於禮部禮部請冠帶之聽其自便不報實
自言幼慕道踰艾不娶無子非有他顛惟聞聖化遠來
得安插居已矣萬曆三十七年死葬於京師其徒龐迪
峇仍居京師王封蕭等居南京各以其教聳動士衆從
者雲集禮部侍郎沈灌再疏論之驅諸廣東其徒遂散
云按此則吾順有天主堂之由計之幾百餘年彼雖云
慕化遠來而非種必鋤畔道者拒焦公來粵此其庶協
人心者歟

乞文致禍

長洲袁表集云大學士梁儲主試南畿得唐伯虎文驚嘆

以爲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藉甚會試禮部衆擬伯
虎復爲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
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
錦衣衛獄掠問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常持束
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坐論發爲吏恥不就因以自
放

月中仙樂

鈕琇觚賸云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
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遂廢生計亦疎鄉人以爲善書
能解事推爲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輸糧於縣逆旅主人
園荔初熟簇盤供客吳以啖剩數枚納之衣囊將歸以

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
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首列旌幢中擁綵輿從
者數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氅繽紛霞帟縹緲手
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閒相類吳奔追諦聽
足若離地而趨走甚速未幾天色向晚從者顧吳曰子
來已遠得毋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綵輿者誰從者曰
我泰山主碧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凝冰果會留
宴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中墜地
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閹人啓扉驚以爲盜執送藩伯
坐廳事鞫之吳曰章本順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
不知何以至此藩伯叱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惟
鮮荔數枚尙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遂
檄歸廣東吳自後頗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壽至九十
八歲

錦衣受投獻

朱吳懷紀畧云正德中南海縣民譚觀海者坐法誅家有
田百餘頃爲富人楊端等侵佔觀海之子振遂以獻大
學士梁儲子錦衣百戶次攄故罷職尙書戴縉子仲朋
及豪民歐陽元李潤成爲業併獻楊端等祖遺產次攄
與仲朋益募郡徭悉佃種之端不勝忿以家衆與譚氏
鬪殺其幹四人自是楊譚相仇攻無已而他受獻者謀
盡殺諸楊以快其忿且絕後患請於次攄次攄時已躡

遷本省都司許之于是率諸佃徭夜屬亦縱火攻楊氏
悉殺之并殺其鄰居異姓男女二百餘人焚其室廬擄
其財畜楊之婦有匿塘澗以菱芡自蔽免者訴撫按各
監司勘問于是南北科道交章劾梁繼子殺人乃命給
事中劉禔刑部郎中張文麟往會撫按覆勘元與潤成
俱稱出次攄仲朋次攄等亦以輸服疏上下三法司坐
元潤成等凌遲斬罪而別爲次攄等請上裁有旨仲朋
發南樂府編管次攄發邊衛立功餘如擬仍寘梁公不
問天尺按次攄之子梁孜字愚伯葉石洞稱其兄弟分
廬取其庠下者王世貞謂孜詩近申唐畫通元果楷法
得文徵君結法爲人純雅恭謹故人樂與之交孜子紹
裘能詩亦奇士次攄豈惟上視文康爲不肖下視孜亦
犁牛之類耶

謝昌死高綿國

康熙丙辰番禺謝厥扶奉藩委爲順鎮總兵平南從逆旋
反正調厥扶不從戰於疊石海被殺子謝昌字允文遂
攜家人海居海陵島中新會順德村鄉大遭殘毀總兵
蔡璋征之搗其巢穴昌遂飄入安南國國王不納飄高
綿國卽海賈所稱江播樵也後邑人陳石樵至伺佞爲
邊鎮陳誠菴上客誠菴誕高綿國王遣使祝壽中有使
者身著花衣冠鬼帽類不似番人石樵詢之果番禺市
橋黎姓也說從謝將軍到彼國初王甚喜授以一官後

被王壻所譖謂此人終非地方福殺之麾下願爲官與農者聽今尙有一姓翁者亦爲番官謝昌當日出海人知之死于高綿則人不知也高綿一戮殆爲數千生靈報復耶未足盡其辜矣

二歲能書

昭代紀畧云萬厯甲午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陳白沙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接廣東召見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揮洒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憑之未可知

一席三元

邑茂才陳懷云余有從祖萬厯間老諸生也入 本朝康

熙中年尙存曾述舊聞邑城內文秀橋側陳姓者構一房屋頗壯觀上梁之夕恍怫有提籠在梁間照耀中寫三元二字陳甚喜謂吉兆也落成入居不再傳售與邑人周繼賢南海程可則周同年友也以事抵順主其家周開宴款待時玉崙相國尙在邀以相陪一座閒而三元之兆始應蓋周爲順治辛卯解元程爲順治壬辰會元黃爲萬厯丁未狀元也酒席聚會一小事耳已有前定兆於數十年前如此

寶林僧自定死期

邑寶林寺主持僧元亮號浩則俗番禺黃姓少貧爲傭工十六歲出家始讀書後能詩善大字開法寶林當事薦

紳多敬禮之將示寂先臘徧請居士與訣自謂明年正月十五當涅槃副寺以木龕未就請延時日浩則爲改二月初二囑副寺速工作龕至期又以漆水未乾再延浩則躊躇半晌復謂二十四日決行矣屆期諸山畢集卓午命法堂撞鐘擊鼓示語云世界看空似過雲水邊林下絕囂紛浮屠擁護心爲壯此外餘情不欲聞盤膝合掌端坐而逝吾友梁靈長時年十六親見語之甚詳浩則時世臘五十三歲云尺舊闕周亮工先生集云盱江羅明德疾革將化門人請留一日先生欣然許之談論不倦明午乃化去人必造化在手乃可來去自如此由生平工夫得力非可卒辦趙承元每言人能不起妄念無所執著心常寂靜臨終便能坐脫立亡是其理也浩公真能空諸念者耶

虎褥石猿

藥房梁麟生云予少從學於伯雲陸公聞說邑人嚴而舒在明末時宰富順縣初任吏請票拘本境土地取虎座嚴笑而押之越三日俄而堂吏擊鼓聲不絕請官登堂觀者如堵一虎垂頭帖尾徐行伏階下嚴命之曰本縣初任例有虎座汝神所送耶然吾不忍戕汝率汝醜類遠離吾境可也虎如有知去至郊外吐出一草毬如斗大少頃乃昂頭掉尾躍去終嚴之任無虎患又曾於佛山旅邸得接趙鄧州德予謂公有神君號胡得此公曰

州有石橋數十丈繞以石闌二十各闌坐以石猴每當
陰雨猴卽離石闌攫人果物小民最苦予爲文責之時
值晴天忽雷雨大作未抵署而諸猴皆爲雷擊粉碎然
此亦予初蒞任時事恐久任後亦未必能感應乃爾天
尺曰趙公眞至言哉誠能動物無私之謂誠初任時志
氣清明利欲未擾故鬼神可格士君子嘗持初念不作
轉念聖帝明王豈外是哉

沈原壤

焚餘云陳巖野先生少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幼而不遜
弟長而無述焉先生與彭公曜並錄進庠旣十餘年同
案生八九十人無有登賢書者先生謂彭公曰是豈原
壤作祟耶乃以芻爲原壤像爲文祭之沈于江未幾彭
中崇正壬午鄉榜未經禳者無一人通顯

鬼弄孩兒

香山黃瑜雙槐歲鈔云梁僉憲昉弱冠第進士令蕭山爲
御史明敏善律遇囚輒捶殺之惟妾一子夜見數囚嬰
金鎖木枷相謂曰且侮弄渠孩兒何如子倏不見明日
得諸民家又數日昉無疾忽見數囚前扼其喉大叫數
聲暴卒尺按昉傳載其罷官一錢不攜遺以清白黃公
之說想亦得之傳聞耳

新志贅言

會邑宜復郡治之說其來久矣乾隆二年五月內巡撫都

察院楊永斌奏稱臣查新會形勢南扼崖門諸險島嶼
森列窺蔽重洋海舶盜艘飄突遊弈爲中路海防之衝
西亘百峯大山深阻綿邈素稱匪窟今縣在東北面崖
門而肘百峯包絡新開各縣屏衛廣肇兩府洵四達之
要區實一方之重鎮規模壯麗甲於諸邑而自新鶴恩
開各縣赴廣州省會必由新會經過本天然另一都會
請於此設復府治按昔所分各邑除順德近省爲廣州
右弼無庸歸隸外其新鶴恩開四縣俱隸近府連新會
附郭一縣共領五縣與廣肇二郡相爲犄角等因奉批
該部議奏旋經部議請令督撫再行妥議會楊調撫江
蘇督部院鄂彌達主稿覆奏乾隆三年十二月部議據
該督鄂等覆稱新會形勢雖屬要區昔原爲郡後析爲
縣必非無因况已添設鶴山縣治并設大官田捕盜同
知駐劄其閒雍正十一年又奉添虎跳門烏豬等處礮
臺安兵布防控禦已極周密應仍循其舊等語奉 旨
依議尺按當事原無順德香山俱隸新府之議香順二
縣不考詳文闕然控稟至傾縣之紳民數萬以不便於
供輸爲辭亦可謂鹵莽生事者矣

子長後人

王中祕文集有與李伊令書云吾鄉李子長先生行醇謹
端慤聞其亦有妻每食必舉案酷肖梁伯鸞爲人吾因
輯其詩歌以繼五噫雷更愛子長當國家無事時天子

三年一舉士士之賢者無論懷才抱義皆得試於有司
有司擇其賢者上之天子爲鄉舉士試日有司坐大門
左諸生頭伏囁嚅足緣行衣單衣披髮纓冠聽點官督
軍牢軍牢雁行持火枝督諸生頂至踵無不轉換掀揭
破除其夾襪積弊時子長年方少將詣院奮然不悅曰
朝廷至大何若是疑士士至小以不肖相視耶卽棄硯
去不復入後有司聞其賢乃於貢院旁築擲硯亭令伊
令子長曾孫也行醇謹端慤有祖風時天步艱難己棄
儒冠不復仕僕去年春交伊令因懷子長期相與遊黃
山約三十六峯結茅其上天尺曰吾鄉皆傳子長先生
無妻今閱王中祕書乃有伊令爲聞孫其非無後人可

知

元孝後生

羅文昭者吾族老儒也名炳漢淹博而俠少與陳公會斌
鄰交稱總角陳公完節日文昭翁走匿傍近俟正刑後
卽出而親抱其元與尸合殮人少知者家有饒貲以俠
故日集騷客文人會飲高樹堂僕告貲乏翁曰盍賣田
久之復告乏怒曰何故喋喋亂人意僕以田盡告翁乃
訝曰百頃之田盡乎因落魄不自聊予大父司李公嘗
周其缺年九十子天大父爲詩祝曰伏生年過授經時
吟榻蕭然妙有詩四海舊遊埋俠骨一身長在見期頤
浮雲久變雞洲道明月猶懸沙子磯公自不勞人拜祝

草堂高樹共依依實錄也乾隆壬戌夏月余丈兼五過
予環溪館集竹屏下說文昭翁偶出筆索陳獨漉公詩
字獨漉款稱文昭先生翁閱畢徐曰吾今當呼子元孝
後生矣時翁日就困而獨漉時名大噪因謂人曰可馬
公四牌樓被刑時元孝逃匿元孝二兄俱死於黃連亂
軍中親友畏禍非余誰合其首今乃先生予蓋怒甚也
余粵人稱先生最泛呼巫曰先生日者曰先生翁以軹
里之姊郿塢之邕不曰世叔父執而泛視之無怪翁之
輕薄矣獨漉亦一時失檢歟

九峯軼事

吳郡陸鈺病逸漫記云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
西鄰謂溥曰王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
甚銜之上初卽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
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及仁壽太后又嘗欲見上於東宮
爲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上卽
位詔并下獄黜爲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又李
文達公賢玉堂賞花詩序云天順改元明年暮春文淵
閣芍藥臺忽開八花時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
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賢遂設宴以賞時有玉帶
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
紅者曰宮錦紅淡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
日復開一花賢賦詩十章宮寮咸和其序謂與昔韓魏

公廣陵金帶圍先後並美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戎者而錢溥降順德知縣亦未爲瑞也

功名前定

邑太史辛北村云己酉之役撤棘後謁座主嚴公謂折號時吏以解元名姓籍貫呈余於燈影下見爲除光慧顧撫軍曰除光慧元耶應聲非除徐也逮榜放乃爲子撫軍相顧大駭子夙世當爲僧除者除去之義光慧類山納法名功名豈非前定耶天尺曰丙辰秋同邑孝廉馮天雲落第南歸同舟一客外省人也謂曾夢見南粵恩榜馮詢榜首爲誰曰順德羅天尺也後榜發得第七謁兩主司始知定元十日以表語抑之益信功名前定而天機亦不盡洩也

志漏科名

沙步村有羅琦者字瑋甫中式崇正十四年己卯科廣東鄉試七十三名舊志選舉不載乾隆庚午胡黃門葺邑乘考前後志俱不載或其寄籍南海番禺查二縣志亦無有而按族譜及祠中扁額歷歷可據林頭梁羽翰中
天啓辛酉舉人崇正癸未進士雷州學省志縣志亦不載

紅被絲柳

邑人梁麟生藥房雜著云大良區節字解心讀書薄章句齊諸志怪所素喜也五十得怯疾康熙壬申病且劇諸

常所與善者數過訊曰公來甚善日爲蔗渣鬼所苦茲始避去耳客不解所謂又曰蓋紅緞被有日矣爾時必顯神異公等勿懼也粵人死則以紅緞被蒙尸故云越日果卒東門嚴君與區交好聞訃往弔路經大王廟遇區區與兩鬼卒同行嚴驚愕俄失所在嚴亦還家前鬼卒候於門矣見嚴至欲繫之嚴且拒且退至宅旁書舍與之相持自辰至午無有知者旋族兄至驚異亟往憩城隍迎神以歸鬼出票示嚴曰奉票句人神豈責我因同俯伏神前良久曰君非某乎以字音相近誤矣然饑甚欲得一飯遂退嚴亦無恙蓋嚴非有惡於卒也以名字音近區故使戲之實其神異之說耳南海陳君鉅公名別見僑居邑南碧鑑自言少時往觀黃連醮會鄉人佈列十王殿王袞衣高坐如錄事然諸陰囚皆聚于五殿閭王門外有枷鎖者有炮烙者有刀鋸者有爲禽鳥所啄者有爲惡獸所噬者皆翦綵爲之一婦人披枷傍立一男鬼若與語狀陳移婦枷於男肩膊上以資一噓明日歸甫入門鬼披枷隨之詈曰我無罪何枷我今錄名囚籍矣牽陳衣哭陳驚怖謝曰罪誠在我願往解之鬼曰醮已散堂殿俱焚往無及君速命良工取絹素纏結我狀仍拘以枷延高僧代君懺悔然後釋我庶可免陳如其言僧懺畢鬼曰今可行矣然乏路費陳給之鬼曰我幸脫然君已紀過矣願無狃此以招譴謫兩事皆

戲耳然余竊不平焉夫陳戲鬼則曲在陳懺悔而解之
資斧而遣之宜矣鬼戲嚴則曲在鬼既不謝過反縱貪
饕是何以故不妨並存之以俟識貫幽明者剖此公案

古銀缸

司李遺稿云石室者錦巖古跡也石上並無光穴露刻石
室二大字旁有明成化己亥立六小字相傳昔人藏金
處余題一律云錦巖一片石石壓古銀缸堊老傳荒說
殘碑對市龐七星非研穴二酉少書窗劍蘚尋年紀吾
心未肯降又於山後有穩樂山三大字人傳羅江東所
題至今猶存

馬寧聖廟

邑馬寧堡有鼎齋書院爲宋咸淳間進士麥雷奮所建內
祀孔聖兩廡十哲如郡邑大成殿僭也鄉人傳雷奮曾
請於朝得立在炎宋時粵尙在遷謫之鄉爲烟瘴地聖
教未甚涵濡或有然也然例非郡邑不得祀孔聖姑闕
疑焉

武榜補錄

前明武科邑志載者寥寥如予外曾祖崇正癸酉科梁如
虹倫教人予族嘉靖丁酉羅應世隆慶丁卯羅中英萬
厯甲子羅治身壬子羅龍光丙子羅三才俱失載焉至
桑麻鄉蘇莫安崇禎己卯科亦失載而馬涪鄉黎應珍
中萬厯乙酉十二名丙戌計偕不第歸構浮黛閣與歐

大任輩吟詠其中有競病之風焉而亦失載其嫡孫宗碩從予遊備述之

鞫囚得治蠱方

宋嘉定閒鄭萬全為廣州推官司戶嘗鞫一獄囚用蠱毒害民者因訊得知蠱主姓名法其法以敗鼓牛皮燒灰酒水各半調服二錢須臾中蠱毒者昏耗不省中自能言下藥人姓名事載仕鏡錄其裔孫時達云

五山志林卷四

譚瑩玉生覆枝

五山志林卷五

嶺南遺書

順德 羅天尺 履先撰

闡幽

歐公史材五代史韓通無傳良史哉下者索米矣不有野官遺民幽何闡耶余邑志自嘉魚善惡兼收尙矣石洞繼作日書已亡石洞者嘉魚之風類也可謂觀止餘為鄙下闕者多矣余能無饒舌焉

鄧公壘

菊花石

袁邑尉

不草大將軍赦辨

請諡書

張司徒

賊憐孝子

劉百戶墓



文康拜刺

骨相類裴晉公

陳邦彥起兵始末

嘉魚厚道

祖姑

廣州志攷

小遇合有命

哭劔道人文

廣積沙

補文康軼事

少師無八金

清字市蜺

中式不赴宴

都寧寨

類稿奇冤

廢解元

兄過妹墓詩

却洋船饋

女子擊登聞鼓

甘學高節

采芳園

余梁石湖詩

海幢題壁詩

八女不溺者舉鄉飲

苦學竟成

脫囚得官

詩琴二僧

鄧公壘

邑南二十里冲鶴村有鄧公壘係宋末廬陵鄧光薦隱居
 余按邑志載孝廉黃朝賓考古跡云光薦自鹵度嶺及
 廣陷避地深山適强寇至妻子匿暗室寇無所覩焚居
 十二口同時死光薦隨駕至厓山除禮部侍郎厓山潰
 光薦赴海鹵拔而出之止言度嶺不詳何處所謂深山
 乃香山之黃楊也尺按冲鶴去厓山不百里香山黃楊
 去厓山亦不相上下光薦可至黃楊亦何不可至冲鶴



其古跡或然也余又讀輟耕錄云鄧光薦先生諱剡號
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
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馳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
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想矣
又有贊文丞相像曰日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
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
不在世間似此則光薦亦謝皋羽之流也宋亡不從虜
寧闔家焚死兵燹中卽謂冲鶴一壘爲首陽山可也田
橫海島亦可也

菊花石

江右鄒漪明季遺聞云僞紹武立於廣州僞永歷遣兵科
給事彭耀往諭之譬曉倫序監國先後蘇觀生不聽殺
耀於市耀粵東順德人舊爲秦令有能聲尺按耀余先
祖司李公業師崇正己卯孝廉其子睿堦文品兼高真
隱君子也嘗祠公於羊城多羅致奇花怪石置之堦下
後祠宇剝壞余先君昇其菊花石回忠愍父子高風烈
節如將見之

袁邑尉

邑吏部羅虞臣司勳集紀聞贈邑尉袁溥云當毅皇帝時
水村陸公居冢宰而吳人袁溥給事陸公門下未有所
顯初公與嬖臣江彬有郤後彬用事會宸濠反彬劾其
所惡者縱寧詞連陸公詔公下吏籍其家公母在逮中

溥適除掾中尉乃見公泣曰溥義不宜使公受誣于是
謁掌獄者韓端曰昔劉賊倡亂震危北郡陸公崎嶇千
里戮其鯨鯢有社稷之功比居家宰海內未聞以失德
譏一旦構讒言遂置於理誠非除功罪之義也然上將
蒙恥文臣受辱所恨從古何疑今日但公有八十老母
卽公被誅在律不過奴給萬一暴死獄中使後世謂主
君有殺人母之名溥願以身代韓壯其言乃許繫華夫
人夫人出二日卽死而溥爲經治其喪且主弔焉又代
公上書訟冤得減死而江彬亦坐罪棄市原子曰予往
年曾繫詔獄有老卒能道甚詳且溥尉吾邑以幹敏聞
今陞爲鎮南州司錄前尉何啻十百率以罪去而得遷
實自溥始是皆可書也天尺覽天官贈溥一事歎溥果
賢良也隨攷邑乘名宦傳概未之及豈纂志者司勳集
猶未寓目耶抑以尉少之也

不草大將軍赦辨

朱懷吳昭代紀畧云梁文康公儲廣州順德人正德間秦
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志
皆助爲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
皇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
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
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
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

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
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界
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聽狂
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
不可得也王其慎之毋忽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
勿與正德己卯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
草威武大將軍敕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帝御左
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敕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
敕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有罪今日就死
他日陛下猶憐臣若遂草制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
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帝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
敕矣己卯宸濠反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
皆從又將南幸時儲與蔣冕手執奏章跪行在門外自
卯至酉汗浹背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
起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有
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惟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
餽給事田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
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聞報不動又言官疏劾
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召至獄正罪如陸尙
書完云公曰余惟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辨久之乃知與
宸濠衛兵者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
爲也然後知公之爲大矣天尺按豫章胡維霖墨池浪

語曰楊升庵以通紀爲梁億所著億儲弟故不草大將軍救歸之其寔草者梁也內閣有敕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信如此言諛直相反吁事僅百年以上梁公人品尙未定論况敢高論千古乎胡言有左祖升庵之意今觀紀畧所載甚詳朱君亦豈文康弟哉弟不可私兄子獨可私父乎况同時黃文裕霍文敏與本朝蔡方炳皆以不草詔爲梁公事并謂寧王護衛事費宏爭爲不可而廷和陰主之卸罪梁公公不辯致仕去吾友蘇珥云護衛一事可卸罪則草詔一事亦可加罪矣尤太史伺以博學詔修明史所作升庵傳謂其在雲南時不攜載籍往往取之腹笥援據多舛錯間出附會古人點竄舊本所論亦未足據也屈華夫先生樂府贈公云如何聖天子乃稱大將軍當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拔劍起不草卽誅爾免冠伏殿前流淚請就死剛哉古大臣不辱朝廷體後 國朝修定明史不草詔事仍屬梁公是非豈終泯哉

請諡書

邑人何治請三忠諡書云廣東廣州府順德縣馬寧堡民何治呈爲請諡以揚大忠事治草莽貧賤海濱耕釣居近厓山仰慕忠烈竊見宋信國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傑捐身家而報君溺海濤以殉國其忠烈非淺鮮也當其死事諡號未彰迨景泰間都御史韓

公雍巡撫江西登六君堂見信國公無諡特爲題請得
諡忠烈宏治間僉事陶公魯徐公紘布政劉公大夏檢
討陳公獻章慨厓山爲太后忠臣死所奏請廟祀之然
僅止祀而已號諡雖兼題請實未併行此張公謂輯厓
山志謂之闕典重有望於當路君子焉今幸遇軍門道
德儒宗夔龍宰輔殘墨戒條恩威覃越總總林林已蒙
厚澤轟轟烈烈可不褒嘉伏望下采芻蕘上陳楓陛倣
舊例於韓公視張陸如信國俾一體膺諡庶浩蕩皇恩
深入葬魚腹之烈瀾漫聖澤上徹攀龍髯之忠自二公
推之諡與不諡固無加損自激勸言之此諡一行臣工
觀感益竭忠良士類驟聞彌加淬礪其有裨於彝倫風
化信非末務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懼總督吳批張陸二
公竭忠蹈海至今厓門凜有生氣雖闕一諡而英英大
節炳如日星誰不仰之今據陳詞意甚嘉美第當盛際
驟而請此尙屬駭聽及觀平古一冊累千百言感慨激
昂有餘悲焉山澤中乃有此奇所當優處仰高要縣動
支禮銀三兩以獎其意治辭不受獎天尺曰此千秋大
典也禮失求諸野何治之謂歟

張司徒

葉化甫云余兒時讀陳子書想張叔亨之爲人比長聞湛
文簡謂執業白沙見其友張司徒謙柔而剛正卓然大
雅君子也然司徒貧甚霍文敏計兩廣便事順德張泰

博羅張津皆司徒家產竟不增于舊之毫寸陵遲衰微
久則墳墓不守兩公皆未考後世皆不得蒙黑衣之澤
當塗以章文懿請名教之幸也余善津子碩其家蓬華
碩賢歲貢不仕事母太夫人孝菽水塵具以衽悅又橐
之泰宜然嗚呼以優待士大夫孰不嘒然怒者奈何出
孟下哉

賊憐孝子

邑同知陳南墅公集云古田公諱莊少父使事耕不事使
給事官人亡之父大怒曰我事於人耳知事人耶父奇
其對具禮往從師受舉子業不數年學大進舉於鄉爲
古田知縣好詩歌有豪氣嘗走馬長安中有王郎中舍
產異蓮公立馬凝睇久之爲蓮花詩一首大書粉壁而
去王郎中日公詩有諷刺語曰狂人狂人既而奇公才
造門交歡性至孝甫十五歲而母大歸於蔡公日夜啼
泣滿衣裾一日省母歸遇賊於野褫其衣問衣何漬泣
語故賊憐之歸衣慰勞而去

劉百戶墓

石洞志載明錦衣衛百戶劉英墓志云英薊北人善騎射
弱冠襲官階昭信校尉選守九關永樂十九年奉命召
胡都督於廣海過西淋魚塘口賊劫商舟英奮曰安有
雀適羿羿舍之者遂傳於賊發三矢賊應弦倒商得免
矢盡遇害都寧巡司以聞三司爲具棺殮厝於司側屋

之後獲賊磔於市而昭信之櫬竟無有歸之者歲久屋
壞棺腐骸露正統戊辰南海老人廖泰遷葬於司之右
而余友良爲志宏治壬子知縣吳廷舉行部見之曰英
不朽兵魚塘之事真胡人於越也而以其身爲捍非烈
丈夫乎予封人樵牧不禁心甚媿之乃爲立廟遷墓廟
後檄巡司清明修墓著爲令

文康拜刺

王世貞觚不觚錄云余行部萊州而過太倉守毛槃槃乃
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
忠廷和梁文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
指闕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老友或稱契末余
怪問之文簡豈二人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
三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闕而已三十年來次
輔投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投之亦不見有直
書姓名及契末老友等稱

骨相類裴晉公

鬱洲集載文康公七歲父遲庵公嘗攜與諸兒浴小沼見
星光下照碧水因出對試諸子曰晚浴池塘湧動一天
星斗公對云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又六歲時自學
館趨歸誤仆於地父遲庵翁曰跌倒小書生公卽應云
扶起大學士其少時已具臺閣氣象如此南海倫以訓
云遲庵爲人誠直尙誼慷慨信然諸黃寇之亂能率鄉

五山志林卷五
九
之耆老捐資設備以軋敵鄉人賴是保全尤善篇什後
進多能誦之家教甚嚴公自幼克承顏志遲翁鍾愛焉
嘗歸自館遲翁望見兩眉俱綠心益奇之祖舅周翁有
骨疾人莫肯近嘗擁湯使公濯足公無難色周撫之曰
爾骨相類裴晉公吾以子房望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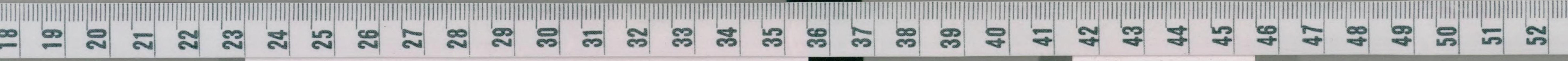
陳邦彥起兵始末

三藩紀事云順治二年丙戌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
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舉
兵說甘竹灘積盜余龍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從海道
入珠江與龍會時 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甘
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邦彥亦却歸四月遣門人馬應
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黃連江敗
歿初廣州之圍巡撫佟養甲獲降者知謀出邦彥執妾
何氏及子和尹虞尹以招邦彥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
其妾及子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起兵攻擊慶乃殺
之璜等亦敗死八月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
村兵多蠻戶番鬼善戰九月邦彥密約子壯復攻廣州
水陸並進且約原廣州衛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子壯先
二日至城中不敢應又張檄者爲我所獲事以不果可
觀被殺時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彥因與子壯謀曰
成棟聞警必急還我伏兵禺珠洲側而公以大艦逼其
西可以得志望青旂而朱旂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禺珠

洲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其數舟成棟引而西會日暮
子壯不能辨旂幟疑皆敵舟也陳遂動大兵擊之遂潰
子壯長子上庸戰歿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
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未幾清遠指揮以城迎邦彥
邦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日城破邦彥率
兵巷戰肩受三刃遂被執繫獄五日殺之學熙自縊於
朱家園未幾破高明子壯所署知縣朱寔蓮戰死子壯
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縊

嘉魚厚道

李嘉魚舊志云平步陳志亮母李氏年二十一夫死志亮
娶羅氏年二十三而亮死李良妻黎氏年二十三龍頭
堡梁氏年十九俱夫死濤村吳有進妻三月進死俱守
節至老嘉魚李承箕曰此數人者余嘗以其無他善著
于人將削之通守莆田顧文時語箕曰時人多忽人之
小善婦道之善豈出閩外哉易為者忠臣難為者孝子
節婦也風雨之朝星月之夕獨處空闈至老而不易其
心是豈易能哉箕以斯言為然天尺曰舊志貞節不盡
受旌者皆錄于志蓋以蓬蒿下戶力不及旌者彤史可
也雍正庚戌余在省志局志例非旌不錄杜濫也省志
將上之史館杜濫可也邑亦小矣余請明府柴公仍舊
貫熬婦其不死乎明府從兄柴琦今龍麟也因余言次
其公舉者一帙甚核余在署見之謂可以傳後志事未



五山志卷五
十一
竣明府擢瓊司馬去未有成書貞節一帙遂無存稿後
胡黃門纂輯凡合例者悉登諸冊視前更備矣余友黎
偉光過述其弟偉權妻何氏與其媳胡氏俱孀守三十
年從弟偉阜聘妻曾氏夫死奔喪有羣鴉爲之引路紡
績事翁教子成立而黃門皆未登之冊缺事也予爲補
書亦猶嘉魚之志也夫

祖姑

潘憲勳曰余先祖贈奉直公少失恃考遠館不得繼妣心
幼淹之水隨流入港觸漁人網族人東蒲救之蘇稍長
正月初八夕復將於梯下移巨石壓其宿處繼妣一婢
覺其謀謂公曰郎君今夜宜移宿他所公不信婢泣以
諫且曰今夜倘聞有聲自高閣墜下必啓關出走不然
終難免毒手公如其言獲免後婢以洩聞故榜殺卽正
月九日也今吾子孫每逢是日設祭於寢尊爲祖姑實
不知其姓氏矣天尺曰臧獲好義能不顧生尤世所難
淮陰一飯尙報千金今祖姑捐千金之軀而獲報止一
飯未爲厚矣

廣州志攷

邑孝廉何廷相邑志舊序云先是郡志伊始汪太守辱以
幣聘廷相遠道京師未克共命云天尺按汪太守永瑞
江南順治丁亥進士由河南學憲改廣州知府所云伊
始後不知其書卒業否也各郡皆有志吾廣州獨無雍

正六年謁臬臺樓儼出廣州志抄本二冊見示謂鬻諸市散帙未全不知誰何底本省局開後徵府志不得時太守吳公騫謂前守葉公剪草稿尙存欲延粵人續成之終亦不果廣州爲五羊首郡文獻獨缺是所望於賢二千石哉後按香山黃文裕集云御史華亭蘇公恩代巡至廣檄郡守蘇君椽曰郡乘缺有間矣其盍修諸椽問諸佐佐以馭世善經其大有三曰德政曰風俗曰賢才志非是莫之先也採纂前志綴葺舊聞如沈懷遠南越志王範交廣春秋黃恭交廣記顧微裴淵廣州記第山水蟲魚之瑣鬼者耳李昂英陳大震修於宋元而五代以上軼畧弗詳成化初都御史姑蘇韓公雍使教授王文鳳續焉大者不書而淫詞佛老獻諂詩文雖微必錄穢且陋矣于是蒐羅今古刪補成編門人黎民表謂公著廣州志六十卷今不過三百年而刻本已散帙無存可慨也尺續遊花洲見李崇樸有藏本但其人防有墮化書者祕不示人

小遇合有命

邑文學潘漣云吾叔梧齋公少能文弱冠拔兩邑職科試優等應餼與學博齟齬不合拂袖去次考者補之後棘闈不遇次考者貢去公復高等適補其缺一廩膳小遇合耳造化顛倒若有數以限之天尺曰公諱鳳昌字允韶余外舅也與其兄允大同耽詩吟咏之聲時溢戶外

五山志林卷五
會與學博梁省齋同里余語山梁東岳靈長陳東白岑
湘衡輩結社城南余亦時執鞭載燧焉自公兄弟沒吟
響斷絕不勝車過腹痛之感

哭劔道人文

南海王鳴雷中祕文集哭薛劔公文云好飲酒好擊劔好
讀書明先王之道守學士之業幸事也而天不幸於斯
人者獨何歟往年與薛子學操蓮葉舟置漢文數本其
間阿曲之務去沉潛之務來閱論雅尙通於琴達才敏
用通於奕奕賦吾知其流傳悠久矣惟是琴賦不可傳
自喻而已曾幾何時而薛子溘然而往薛子往而正學
誰與潔身誰與忠告誰與方謂天下無事約居一荒山
隱身著言教吾子與汝子使之孝弟與之終身焉則亦
已矣今已矣余焉能不爲之涕泗滂沱也假令薛子壽
其身文成數千無當於道無關於人心世教質僞言辨
鈞聲譽安足語斯人哉今文也詩也壽薛乎使天下知
文章性命之壽不在乎年集富則將奉數卷緒言論說
以增色其山川而不使阿曲之雜沓進於前以晦抑天
地間沉潛有本之儒不亦幸事哉况生平有古劔在柙
終身焉不出以示人其十年一磨輒矜異鋒鏑似不肯
屈意自下者然其號劔道人殆庶幾歟夜臺度可沽酒
則與之飲酒不妨酣醉百鍾持君文問柳愚谷在生常
抱舉世無相知之嘆蓋歎顛倒好惡悖道異詞者今泉

戶有琴有朋友有知子文者又何事區區恨古人不見我哉獨可流涕者生平有井中心書設或他年一旦啓之得稱心懷惜君不逮也如之何者痛哉按劔公先生諱始亨讀書懷古飲酒擊劔亦奇瑰士也順德龍江人二樵之兄有劔道人集乾隆庚午胡黃門纂邑志不列之文苑缺事也

廣積沙

黃相國士俊少爲諸生家甚貧娶馬寧李氏富而無禮公將省試意欲求助於外家值李讌客嫌公衣衫襤褸於小廊下餉以鴨卵二枚公不知也歸途逢李僕廣積謂曰余家今日宴客相公何歸耶公以實對廣積憤憤不平延公到己家市物待公自度有一豕可足科舉用鬻金以贈公盡醉索紙筆悲歌笑罵戲成鴨春一表貽其翁舅中多警句至今人誦之按新語粵俗呼卵爲春是科省闈卽捷後大魁入閣以沙田報其僕因名其沙廣積云

補文康軼事

香山黃文裕公云當毅皇帝時公首揆石齋楊公宅憂甫闋亟起之俾位於己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寮則延譽宮府力拔爲輔比南巡狩欲奉天子行寶以往楊公不可蔣公益不可且嘖有煩言公無少見於色亦未嘗輒語人也及佐督學西粵蔣公始語其詳服公盛德不特同

升之感而已先是西安張御史槿者論列詆毀人不能
堪而公引慝薦揚竟至大用槿終身感之夫東里南陽
賢相也然遠抑庵不使入閣斥一峯不得立朝視公之
度何如也神道碑誌銘公之德業詳矣而佐獨舉二事
補其遺缺以見公之所以爲大者初不在於詩文也

少師無八金

秦泉黃佐革除遺事云梁厚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
匠人何云公歸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日需
八金六往日未有以給也盍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祠竟
不克成尺按後公孫處士做以狀聞當事乃得作廟見
蘭汀集

清字市蜺

吳江鈕玉樵觚賸云何經都憲罷官家居一日門前鬻蜺
公探囊乏錢夫人笑曰何不書清字市之邑人薛起蛟
木末山房集又云吾邑風尙嘉隆已前任質少文士風
樸茂時先輩矜名檢尙恭儉官至二品居鄉猶徒行謂
父兄宗族所在不以貴先人也何都憲經鄉居每浴於
河有舟過而膠謂曰父爲我推遂推之天尺曰按此二
事經清風古道如此而邑志乃謂其居官無可紀只能
諧俗附於從弟何淡傳下何也按丁卯邑志又書市蜺
爲劉方伯士奇事豈一時二公皆同抑傳聞異詞也

中式不赴宴

五山志林卷五
豫章族譜云五嶺公羅名世好義嘗以桑梓事抗邑令令
銜之景泰初立縣墓無碣公祖墓爲豪勢所奪令因曲
斷名世故高才是時未有易書令素悉公字跡入闈日
適爲蟲禿其筆令反薦之獲雋公不赴鹿鳴監臨主司
問故公曰孝廉之謂何祖骸屬他人而與賓興士林之
羞也伏地大哭不起卒復祖冢而令以譴去

都寧寨

邑明經李殿苞遊都寧山記云康熙乙酉爲登高會或語
近鄰有都寧山在獅子背石色紫而文嶙峋層疊若斧
劈然罅無寸土纖草不生工畫難爲獨絕循其平處可
直至頂高不過三丈可陟可陔可咏可觴余遂登舟須
臾卽達酒半酣停杯語二三子曰若亦知都寧所由來
乎昔宋幼主爲敵所迫流遷至此而住故號曰都寧言
所都則寧也寨在山中牡蠣牆存焉父老至今能言而
史傳不載邑舊志曾紀其事近緝者輒出已見訛寧爲
黏何蔑古敢自恣乎下數武卽有三忠廟蓋當時大命
旣去人心未忘思其精忠故並像而廟之豈無因而設
耶遂賦詩以弔歌畢叶以湘管和之者再忽風起水湧
若不可留遂揖三忠而去尺按孝廉黃朝賓考古云都
寧寨在縣東四十里祥興帝赴海蘇劉義奪港出得趙
氏後更名旦集千餘眾圖恢復都於劉義所居之西山
逾月旦卒劉義葬於山北土人呼其地爲都寧言趙王

所都永安寧也

類稿奇冤

邑人蘇景熙桐柏山房類稿漫記云庚子春董公應舉教授廣州十月有修學宮之役諸生無敢倡者乃強以屬予余按學碑徙豪有力百家復諸侵地已而董公陞南京學博是冬纂修文廟禮樂盡附刻廣州郡學志畧壬寅山陰朱燮元督學吾粵余被流言訪黜賦解詩三十韻大理公抑之作四言詩唁余為余白冤刻桐柏山房類稿天尺曰予按景熙字汝載碧江人性忼爽任俠以清府學侵占地被豪強中傷遂坎坷不振曾過友人蘇珥見其類稿一二冊詩文皆瘦硬如其人端一多用世法寶之如拱璧

廢解元

梁湛然字醒人逢簡人明季老宿講學多年授註錄者千人入本朝尚存劉雲漢左必蕃皆及門士喜讀書金閨書賈到人未及見者而先生已成誦乙酉粵尚阻聲教未奉正朔福王開科取士是時主文柄者擇凡有名之士盡列於榜湛然與陳邦彥皆與焉而湛然乃哀然為榜冠時本朝已定鼎燕京功令黜不得計偕湛然遂隱居教授後以次子疑族人盜其嫂手刃之家遂破書籍斥賣殆盡著作無一存者乾隆丙辰余館於其鄉子孫幾無物色欲求一軼事而不可得蓋非招討後云



民雍亦舉隆慶丁卯賢書廉吏報也

女子擊登聞鼓

邑江尾鄉有歐陽趙王者嫉惡太嚴不能容人過 國初
乙酉村鄉擾亂羣凶肆毒一日慘殺其家男女大小十
五口妻李氏歸寧古岡獲免會偽永厯立肇慶李氏擊
登聞鼓訟冤王憫之捕黨廷鞫得實將正法適我 朝
兵至永厯出奔羣凶脫獄然計其斃於杖夾者已逾十
五之數矣李氏以一女子於離亂中能挺身殲賊亦奇
矣哉得之古岡李天木云

甘學高節

邑甘學字於盤碧江人與李孔修皆邑高士少同霍宮保
讀書西樵宮保貴盛輿役往訪閉戶不納宮保易服過
之乃握手相語曰少賤之言何頓忘耶乃以貴加我也
視其所處破屋蕭條無妻子一女擎茶相餉宮保曰范
叔一寒至此耶於盤起搜做篋中書札一束相還皆宮
保在京華與於盤投當道書也封識宛然宮保收謝之
因求其女爲子婦於盤不允強之再三乃首肯後其女
瞽目於盤與宮保書以瞽女不堪箕帚爲謝宮保封其
書與子子卽卜吉親迎女歸雙目復明於盤之行與子
長伯仲而子長見於邑傳且俎豆邑校鄉人祀於社於
盤死泯沒無傳人亦有幸不幸哉梁崇一廣東詩粹載
其錦巖一絕云水簾封晝夜石洞無春秋好景心自醉

人間空白頭可以想見其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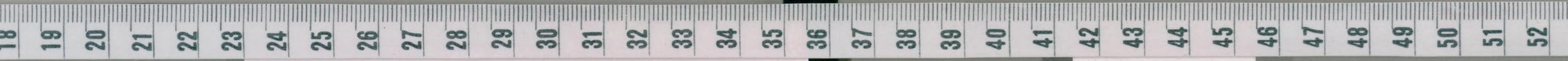
采芳園

邑同知黎暹云大良吳瑞卿韻士也作園鳳山之麓石齋
題之曰采芳園嘉魚李世卿爲之記石齋復跋其後示
出處之詳獻臣吳明府作四言詩三章後有繼居園中
游且咏焉予爲之賦世卿序黎公賦長不錄石齋跋古
拙多見道語未云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
取名當時精光射於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
隨時詘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其行乎猗歟休哉
瑞卿獻臣詩一云采采芳芹在園之沚有苾其馨獻於
天子二云相彼北門我園我沼我果維何柑橙寔好厥
鱗維何魴鯉在藻爰采其芳薦之祖考祝爾孫子萬福
是保三云倬彼東園紫芝煌煌夫何美人仰天歌商曳
杖考槃矢不出疆我思美人兮在粵東之大良味二公
詩文瑞卿蓋高尚不仕而諸公皆以事王侯期之非肥
遯者比也世卿志亡矣當時想必傳之隱逸獻臣嘗於
園側結鳳山書院乾隆己卯邑侯高坤復葺書院吳氏
裔孫捐其地爲生徒寮舍高公廓拓之有池有臺前祀
四賢後創奎閣給士子膏火弦誦其中遂成一邑大觀
而羣芳嘉植儼仍瑞卿之舊予搜軼事詳而識之并與
進士游君法珠愆恩高公豁免吳氏之虛糧數十畝鐫
於石而瑞卿乃不朽云

余梁石湖詩

予大父淡峯先生一理都勻遂闢石湖不出湖中勝概爲
 一邑冠題咏者佳句如林而未有道著其經濟之所寄
 者惟梁靈長一篇寫出其用意苦衷不在歸隱計也故
 邑志胡黃門宦蹟中露一二而郡志沈太史入隱逸
 以其後之不見制軍似干木之避也中說因三藩亂故
 不仕亦能道著微隱然終不若靈長之長篇爲寫得出
 也詩云湖養高峯波底綠湖亭湖閣簷相轟湖連郭北
 地如村家住湖心人似玉石湖形勝誰經始都勻司理
 三松子早辭青瑣遂初衣嶺南歸作騷壇主山水經營
 却有因司李爲官清且貧敢謀別館堪娛老經營無乃
 行其仁五山山城沿海溼鄉隅一半荏苒蔽隱憂上切
 今聖人拆邊命下腴田廢壯夫有力不得耕粒米如
 珠薪似桂願供版築代耘耔權將鳩庀爲經濟丁丁橐
 橐聲不停爲高爲下因地形跨水樓臺三百堵倒插芙
 蓉十二城百萬流民藉君活監門不用陳天闕佳山佳
 水報深恩得盡江湖閒歲月更築湖山砌釣臺中流兀
 峙洪波迴羅經生定衣冠冢至今碣石猶崔嵬數家鷄
 犬成鄉落收薯種芋行春陌牧豎同眠一笛風芒鞋自
 愛前峯立離枝壺橘何時無山僧漁父同歡娛城市紅
 塵飛不到千尺龍鱗伴著書留村司馬慕高節門外干
 旛高子子兩旬賓從住湖齋終似山河隔秦越

吳制軍
留村巡



邊至順慕司李高風單騎相訪司李以疾辭不見司李英俠兼隱淪天際冥鴻

不可親獨修蓮社兼湯社湖船往往來畸人我隨先子

南皮會暗憶詞人三十輩而今屈指廿年來當時風雅

還誰在遊人朝暮石湖中只應憶著羅三松羅三松不

可作湖山湖水空如昨至若清新雅逸能寫石湖景趣

者則余廣文錫純詩為最其詩云野徑通蔬圃高樓傍

水濱歸帆隨鳥下人語隔江分物態矜朝艷閒情寄莫

雲此中有佳興長笑仰秋雲一東風初解凍戒僕事春

苗一簣成仙鳥雙流鎖石橋舟人喧古渡魚網集晴朝

應笑王中允焚香退早朝二地瘠憐花小臺高見月新

三松稱處士一月謝都勻富貴寧關我江山可贈人田

夫日來往談笑樂天真三杖笠朝攜去遲迴細雨中近

欄布藥種暇日課農功鶴老寒山月橙黃落葉風梁州

初唱罷閒坐數歸鴻四襄陽真愛石一一手親栽點綴

天然巧摩挲日幾迴醉眠春夢醒雨爍水紋開昨夜歸

雪溼青山綠滿苔五少日過湖上闌花細細香流觴隨

逸少咏雪共中郎接果分佳種收薯當午糧每嗟僮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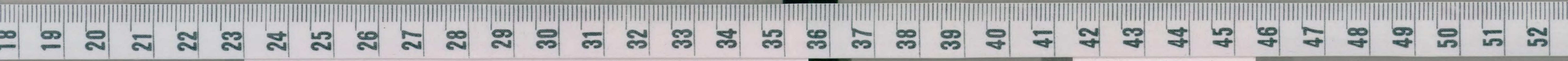
慢冒雨更栽桑六尚書臨瘴海千帳駐湖濱士女瞻華

袞烟霞問野人吳制軍寄先生詩有日何處烟霞問野人幽林無俗境高位

少閒身却怪南山老衣冠作漢臣七小軒開岸曲真似

水晶宮野衲三年臥謂滋廣上人殘荷八月風漁歸寒雨後

人散鳥聲中歎息同遊子春來獨此翁八籬破從人入



無心對白鷗微雲流古木新水蕩虛樓路失前溪雨天

閒一葉舟衣冠遺冢在湖中山上有先生衣冠冢芳草亦生愁九

海幢題壁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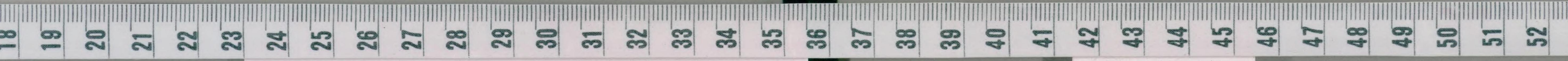
余從舅潘鳳升字允大早棄儒冠多宿寺觀與僧侶遊王
阮亭先生祭告南海偶遊海幢見壁上詩云海鐘聲
日夜流紅棉綠瓦幾經秋錢王已去山僧生其與誰吟
十四州激賞之知為公作公竟不往見惜南海集不載
予少遊海幢聞僧說新會易秋河亦有十年王謝半為
僧句公亦賞之而全首失記矣

八女不溺者舉鄉飲

明經歐陽達云余先君宰南安崇義縣縣人生女止育其
一餘俱溺之陋俗不可破縣有一生王河漣連產八女
俱育之先君曰是生可以風矣遂以應鄉飲之舉俗為
少變公諱二酉壬午舉人後亦為鄉飲大賓

苦學竟成

明廣西左江道梁崇廷倫教人父遂溪教諭兄在廷鄉薦
公質魯日數行不下而好學不倦教諭公壽公時年三
十七矣親友進爵教諭公曰崇廷當料理廚下公恥之
退請於兄曰弟以質魯失堂上歡今欲閉十年關以冀
有成兄曰可公即鍵戶留小窗進飲食二年中日課兩
藝兄閱其文曰試可矣遂遊泮旋中天啓辛酉舉人知
福建政和縣晉左江道年七十三致仕後之學者中人



以下母自怠也

脫囚得官

馮公鑑江宰崇善縣有唐姓者犯命案前官定以死罪公見其狀貌魁梧嘆曰世豈無汾陽其人者耶况罪亦不至死也多方脫之送之入營不數年官至都闕後公罷官貧甚唐親至其家贈以金帛

詩琴二僧

僧源子城北吳姓住海幢楊制臺隨官粵東時拉遊羅浮得詩百首緣性質高邁嘗恃才凌傲僧俗晚屏居小金山故其詩雖佳無樂道者死後余有罵座尙存才子氣留衣偏繫長官心句實錄也錄其遊羅浮詩數首以傳其人焉舟抵石龍望羅浮云勞生擾擾鬚毛斑杖底乾坤日月閒未到羅浮先一笑石龍江上看青山黃龍洞觀瀑云昔日黃龍現此峯石樓西畔水淙淙我今獨上峯頭望不見黃龍見白龍香溪曲云朱明洞口日月光白水門前瀑布長一雨春風百花落萬峯流水盡成香朱明洞云紫氣流霞繞洞門洞中日月別乾坤真人日坐璇房下自寫丹經教子孫洗心石云少讀萬卷書老至字不識日暮來洗心厓前三歎息阻雨未至鐵橋和西峯云空山風雨來雲白總成海惟恐鐵橋沉流出羅浮外同時訶林僧定宗上有徒圓德亦邑潭義人劉姓能詩更擅鼓琴唐關部贈以心字韻詩和者數十家

福將軍贈以詩云菩提蔭深壇自昔開南宗我來尋訶
林鈴語傳清風中有圓上人云握古鴻濛爲我拂瑤軫
淵淵理焦桐一鼓下雲鶴再奏翔游籠四座寂無語兩
耳塵根空象意在媧古心性俱陶融妙諦寂然會肅穆
聞齋鐘亦禪悅中錚錚者

五山志林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五山志林卷六

嶺南遺書

順德 羅天尺 履先撰

紀勝

山川重人人重山川互爭勝哉要有勝事有勝情有勝境
空中樓閣筆下江山無以蒼而彰之天地亦覺無色耳一
邑小矣然一撮土之多亦地載華岳振河海本此撮土推
而廣之耳吾敢自小其邑而遂不存華岳河海見哉紀之
以資臥遊者

請立縣書

興造記

少年會元

兩雋甲榜

一榜十八魁

漢壽亭侯刀

問安路

區姓加欠

宋賜進士詩

五橋生五子

老女橋

三要害

不易聖像

一母兩貴子

登洲

祀白鹿洞

擲硯亭

名文實政

辛未丁未兩狀元

羅坑

帆園佳咏

鳳邑八景

五里四會元

六載三解元

桂洲一時科甲之盛

王巡撫祠

四賢祠

雙塔記

回字樓

嘉宴重逢

鼎湖開山

昇平人瑞

請立縣書

先十世伯祖羅忠滄洲集上制府揭侍郎請立縣書云忠聞失大小之權者不可與言智昧遠近之利者不可與言謀故善智者圖見於大善謀者定計於遠見大者故能察微而知著計遠者故能因亂以成功伏觀邇者黃賊之變起自亡命擅帝號攻城邑潰走王師禍可謂烈矣當此時黃賊梟呼而數境之間風靡應援譬如禽獸一箇負矢百羣俱奔非其習有慎悍之積性有好死惡生之逆也然而負不義之名以犯誅戮者何也今夫素

之質白染之涅則黑失其體也金之性沈托之舟則浮
勢有所支也民之從亂猶素之染涅也得所恃則治猶
金之托舟也然近年諸司諱言寔禍姑慕空名撫字無
恩防禦不肅故逞欲迂求者兆爭攘之端姑息牧寇者
豐禍亂之道任情翫法者賈苛刻之怨是以上無固結
之仁下懷離潰之志外無城郭之備內怵逼協之勢漢
人有言穿窬不禁乃致強盜不斷乃爲攻盜蓋成於漸
也此忠所謂著微之機而治亂之候者也然樹長畫而
伐禍本則莫若置縣昔周王建洛邑本殷頑而思治齊
桓城楚邱緣難以爲功故政惠而不費民勞而不怨何
則以其圖見於大而能定計於遠也今夫犬良其地遠
於南海然西有排榜之峙東有迎暉之環前擁華蓋後
鎮拱北山原如翼河流若帶此澤國之形勝也因其地
而置縣域以封疆防以城池治以官司聯以戶口齊以
科教如此雖有黃賊之變無能爲也其樹長畫伐禍本
計無易此乃議者或謂兵荒之後費無所出殘傷之民
不可役使是習瑣瑣之細非可與論於大道者也夫扁
鵠治病以刀刺骨雖有小痛而長利在身君子振亂用
民爲役雖負時怨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體以忍痛爲
利暫勞之民以永逸爲福故曰前事者後之鑒惜小者
大之費惟執事圖之尺按雍正初年樓理猺攝順德以
開邑功祀之崇義祠而前志公傳謂當事擬與開邑周

令同祀鄉賢名宦以忠子孫不振故寢噫鄉賢之祀亦
繫子孫之顯貴哉

興造記

錢溥順德縣興造記云順德所轄三都四十堡一百六十
里舊南海縣屬也正統十四年冲鶴堡賊黃蕭養聚徒
爲亂明年改元景泰廷命都督董興將兵勦平之大良
堡民羅忠等訴南海十一都惟東涌馬寧西琳三都之
民離縣遠而瀕海故傲化而易亂割此三都而建縣於
大良則可治於是巡撫兵部侍郎揭稽集三司議聞於
上賜名縣曰順德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也其縣東抵老
鵝岡西至仰船岡南極大海北至五斗口而大良東南
北皆際水西控金榜山脊周圍一千八十六步計地五
頃七十一畝舉南海丞周亶知縣事而開設焉經營相
度按圖建治初建于碧鑑今公館是也越二年冬主簿
楊騫治徙于此而繼以余玠崔瑀李先知縣至作頭門
二門蓋廳堂兩廊造儒學文廟布政二分司城隍廟山
川社稷邑厲各壇若土城則天順八年秋縣丞徐勅築
之冬余自翰林待罪而至見諸山棋布水與田連連路
不絕入其境城市深廣民勤生而士務學嶺南一壯縣
也然規模草創體具未周乃撤故增新置麗譙樓植戒
石亭繪門垣以耕桑政教圖俾男婦老幼過而見者知
所警勸與夫增學舍設城垣標顯文飾煥然可觀噫何

治未匝月而遽臻是而余也歸休有日矣董其成功以俟夫禮樂君子

少年會元

太倉王世貞皇明盛事少年會元一則云趙時春十八倫以訓二十鄒守益二十一彭華董紀唐順之二十三陳瀾二十四陸鉞趙寬李舜臣俱二十五沐英王鼈汪浚俱二十六陳璘劉定之梁儲儲懽邵銳霍韜俱二十八姚夔王錫爵陳棟田一儻俱二十九尺按王弇州之世前明尙未百餘年而會元之少年未滿三十者共得三十三人而倫以訓霍韜南海人梁儲順德人廣東已居其三何古今之不相及也

兩雋甲榜

吾邑簡公天章中式康熙辛丑進士禮部揭榜日忽黃沙蔽日辟易人馬 聖祖仁皇帝諭所中者恐有未公命再覆試黜退者十六人簡公與焉未幾所黜者仍次第捷去天章再第雍正庚戌科進士文章有定價信不誣也而辛丑論題據於德三句孟義自生民以來二句庚戌論題志於道三句孟義則子貢曰見其禮全節題目相同豈非數也

一榜十八魁

予順德學宮明倫堂有十八魁扁額係前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科一邑所中式鄉闈者胡兆乾陳迪祥黃儒煒

陳迪純黃聖年梁元柱梁佑新洗士炳趙恂如關鍵麥
元梁繼善關應鳳嚴逢泰黃星煥盧躍龍高運元余之
愷邑人多知有十八魁不知吾順戊午之前萬曆七年
己卯中式十七人潘湛何維翰何兆湖梁爲熹何文偉
袁光裔梁尙通陳光穎區元望陳嗣舜嚴應恩孔家堯
曾守謙林志孟陳夢斗黃贊猷梁以正 國朝順治十
一年甲午中式二十五人陳一熊羅元璐黎可逢趙鳴
玉潘隆晉黎其哲羅廷臣黎藹吉陳子廷蘇劔龍麥廷
輝梁德馨胡景曾倫泰張汝齡蔡斌臣麥吉臨胡夢虎
余象斗呂乘龍蕭以逢李大善梁宗典鄧瑞翁饒丁酉
中式十七人曾光龍嚴琮黃耀日黎起龍劉雲翰阮夢
日何耀鄧夢韶余龍翔何廷相康有年余鴻升彭祖曙
曾賡呂區之鼎簡良臣蕭曾彥康熙己卯科連正副共
中式十九人陳勵何開泰龍海見梁澤吳奇遇吳寵祥
張鳴宰伍榭蘇天植歐之麟劉德新鄭作霖黎家裕廖
士賢李德柄黃元寵王顥副榜則譚洪猷羅維正也至
十四五名者不可枚舉矣續按岑湘衡所藏家乘云萬
曆戊午科族人岑龍光者榜姓霍南海學中三十七
名則戊午亦不僅十八魁已也

漢壽亭侯刀

邑無西門緣築城之初擬開西門跨西山而下抵金榜將
鑿山爲道得一大刀有青龍偃月字樣異之且青烏家

謂邑不利於西可創關公廟以鎮之遂奉刀廟中神甚靈赫周將軍亦時見威爽病者施藥聯絡不絕甚矣侯之忠義有如蘇公所云如水在地邑於三國時屬吳侯未一至何得有偃月之遺真可異也後雍正年間封侯三代紳士擬建侯三代祠余因閱宋公榮筠廊二筆載錢塘馮山公敬撰侯廟碑事甚奇謂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讀書塢廟塢廟侯故居也昌晝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磚碎之磚上有字昌急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畧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未旦旦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磬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畧如此據此則封侯三代當用此書神銜可也今世俗多以平生日爲侯誕至六月二十四日真誕反莫之知得此更可改正用備書以俟議禮君子考焉

問安路

馬淳成化癸卯舉人令福建上杭縣修葺衙宇一工邱姓者日筮其徒不少輟淳怒謂彼亦人子不供役則還諸

其父母已耳奈何數捷之工曰余兒道隆也欲從塾師
學不願爲工讀書豈枵腹可能屢諭之不從故筆之耳
淳驚異適衙前演梨園爲蘇季子故事因謂道隆曰爾
欲爲學試以對能則說父任爾不能版築終身無憾也
遂爲出句曰說六國君臣易卽應聲曰處一家骨肉難
淳曰此子不凡修脯在我遂延師教之三年將解任出
百金托一紳終其事後道隆學業大成登正德進士適
令順德抵任馬公老病家居年古稀矣公鄉雞洲距邑
將五里道隆每曉必起居公而後視事以雞洲路欹隘
築塍阡而康莊之曰問安路公病日侍湯藥不離左右
小民爭訟待決審者皆就讞公鄉終公之世不倦公可
謂有知人之明而天之巧於報公道隆適令順德噫奇
哉至今問安路尙存何公鼈碑記可考也邱後轉御史
以佛狼機貢諫大有風力

區姓加欠

吾邑陳村區吉元季歸誠征南將軍廖永忠麾下以救參
政朱亮祖山南土寇之圍有功永忠上其事于朝授彰
德衛百戶一日太祖閱軍籍呼曰區吉爲區別之區區
吉進奏謂臣本姓區烏侯切爲歐音上因以筆加一欠
字旁自此吉之子姓皆用紅字寫欠旁爲歐吾邑同區
姓者亦不改前朝歐大任卽其裔也補萬姓統譜人物
者當別爲一姓如子雲之揚與宏農之楊一例不當又

五山志林卷六
入區姓中但揚與楊歐與區本同岑一脈亦未可當非
種之鋤也然古有善鑄劍者爲歐冶子虎邱有歐冶池
然則歐原別爲一族而區之以帝改爲歐亦猶子陵之
易巖以莊乎

宋賜進士詩

歲抄云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
晉宗咸淳辛未吾邑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宁宵衣務
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語要垂清問仁敬陳言上
奏篇媿乏謀猷俾天覽忽驚姓字首臚傳乾坤大德知
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想卽傳中所謂名成才湧者也
御賜狀元以下詩云臨軒再策豈虛文要語詒謀敢弗
遵昭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
對來譽知爲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有儒
珍鎮孫和上云聖主遊心六藝文先皇成憲自常遵天
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忝臚傳魁衆俊復
叨燕衍逮微臣終身祇佩丁寧訓遠到功名願自珍當
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廣郡學中

五橋生五子

宋參政李仕修隱居邑之逢簡念居民歌苦葉發石橋五
以利行人從此市集輻輳貿遷得所後生五子以應其
數今湮爲陸康熙己卯第六名舉人李德柄卽其後鄉
人云德柄兄德林有才名著柯山集柄火攻不及也已

五山志林卷六
卯榜將放柄與朋輩爲葉子戲八葉俱紅未終局而報捷亦奇事也

老女橋

增城尙書湛甘泉文集載宋貞女吳氏墓表云嗚呼此鄉俗呼爲老女墳而督學蔡公題曰宋貞女吳氏之墓者也貞女名妙靜宋高宗朝進士國子助教南金道遺之女南金無後女許嫁新會李氏子昏期已及所許子由陸來親迎渡龍江水而舟溺死貞女誓不適人以家貲爲大石橋五眼用湖石長二丈二尺於李溺死處故後人亦呼老女橋自寧宗嘉定四年以及八年乃成理宗嘉熙二年戊戌刻石記于國明寺後人于橋東西各置男女廟如牛郎織女之相望然今廢復以田十三頃捨入光孝寺以沙富村地一所爲莊貯所入取叔南老之次子理宗朝戶部員外郎邦傑後其父年八十餘而終鄉人諡曰室隱儒士張世美兩具聞于官官爲石坊復修其墓以其裔孫吳允宜來請墓表甘泉子曰貞女大節已表表矣且不言節婦而言貞女何也曰未成其爲婦也未成其爲婦則何以謂之貞也貞者正也正而固也未成夫婦而固誓不嫁焉夫非所夫不亦過矣乎甘泉子曰吾近聞羊城南海庠生黃鶴鳴之女淑貞未適歐指揮鏗鏗死奔其家守喪不嫁異之吾觀古節烈之婦未之前聞焉今於吳黃兩貞女則然見人心之同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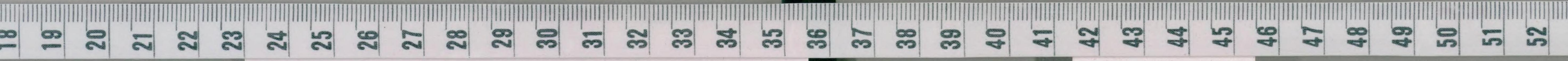
夫世固有夫在而反目夫朝死而夕為他人婦者多矣
吾尚暇咎人之過中哉今督學因張世美之舉慨然表
章大有助於風化是宜大書出之以告于世云尺按木
末山房集云吾邑吳妙靜與新會處女黃道娘皆宋人
亦不嫁皆奉佛皆施田皆富厚皆壽八十三惟吳守貞
黃得道異耳葉石洞志載吳裝橋施田事甚詳黃泰泉
志載黃有仙術乘舟海上所置成田施田諸寺各百餘
頃而光孝尤多立祠墓左即圓明莊聚寶菴是也康熙
壬子嚴卷菴修順志多不考古不詳吳事余近修古岡
志見相類故補記之

三要害

丁卯志云邑要害有三一石金剛海口一新濬海口一太
平海口三者皆邑之門戶太平逼近海洋曠蕩無蔽嘉
靖壬子壬戌兩歲海賊皆由此徑入越城劫庫擄掠居
民知縣李有則始作木柵柵外暗櫛參差守以戈船賊
不得入胡友信修之萬曆七年沈鐵以期會往府戈船
衛行適賊船三十餘突入東畔居民惶怖一船閣於櫛
眾船回救而去始知柵之功云十二年葉初春益增修
之柵自大良寨前沙至小灣田

不易聖像

雍正己酉續邑志草稿載嚴大昌云廣郡文廟易土繪為
木主泥嘉靖張璉之議也吾順先聖暨四配十哲遺像



獨留非程敏政之言與古人製像豈爲聖賢而設爲思
聖賢者而設也百世而下猶得觀古人之衣冠容貌而
生其愛敬固賴遺像之獨存何忍委而棄之以下同於
芻靈槁壤也者蔡善述所言足解泥古之惑因類引之

一母兩貴子

余友蘇珥云吾太伯祖給諫公應文生母福建人初爲士
人妻伉儷相得一日士他出母堂外刺繡有友來訪驚
逸遺履友戲拾以歸俄而士訪友不遇得繡履於友臥
具旁識爲妻物大怒母無以自明不可得留給諫父司
鐸于閩艱嗣娶之生給諫逮長登第京師有同年過寓
詢曰粵有蘇某曾掌教吾閩識否曰吾父也復謂曾于

閩立妾有之乎曰吾母也大泣曰吾與若同母異父兄
弟也約度嶺訪母越年奉差巡按粵東甫下車卽到順
德謁母母不許見巡按泣求再三終不許給諫公爲策
曰吾母勤且儉嘗餉客席散後必出督家人徹俎明日
我謬請他客而子潛俟堂後可見也巡按如其言果見
母抱足而哭母責曰當而父怒時汝年已七八歲能死
諫父未必不悔卽不然我去而依鄰將冀汝長而歸乃
汝聞過鄰嬉我亟呼汝不應而去從此絕念以有今日
言已卽翻身入內不復見太母雖遭際不幸杯蛇市虎
莫白盆冤然一婦人生二子同科登第俱爲顯宦亦稀
罕事也今太母祠前貞珉甚壯麗皆巡按所建云

登洲

通志雜記云區適子字正叔南海登洲人今順德父璵仕
宋爲德慶參軍廉介有聲適子幼俊爽能文辭及長厚
重寡言笑以博洽聞學者多從之遊所居鄉名鮑洲而
適子號登洲于是人更名登洲以適子故也京口劉與
子序其文曰君德人也余以文士目之淺矣扶胥之南
粵臺之下寧復有斯人哉子魯卿元季出粟四百石作
粥食饑者魯卿卒盜戒勿犯其墓省志以作粥爲適子
事誤

祀白鹿洞

廣東通志云蘇葵督學江西內臣董讓作威福縉紳奪氣
惡葵守正遂誣奏遣法司盛洪等治之閉門欲刑葵諸
生數百排闥入擁葵而去事竟得白正德辛未督學李
夢陽祀於白鹿洞

擲硯亭

華夫焚餘錄云李子長墓在西樵雲路村其碑曰明抱真
先生李子長之墓霍文敏公所書也子長順德人名孔
修初赴省試以搜檢過嚴嘆曰此豈朝廷所以待士耶
擲硯而去今貢院右有擲硯亭存焉常從白沙先生講
學得無欲之旨操行廉潔人不可得而衣食之布政使
朱英餉米二十餘石固辭不獲乃悉舉所有瓶盎盤匱
之屬以貯米纔容一二石許餘則不受遇空輒畫貓兒

賣之毛骨如生鼠見驚走其山水翎毛亦精絕人爭寶
重然皆不宥多畫平居大帽深衣入夜不解閉戶靜默
人希見其顏面閒出則市人環觀以爲異物舉止從容
擇地乃蹈遇雨輒拱手徐行人曰先生何不趨雨瀧凍
透衣矣曰前路豈無雨耶行益從容人皆笑之至今廣
州人言迂拙者猶曰子長子長云嘗詣縣輸糧令見其
容止有異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則再拱手令怒
以爲不遜答之五竟無一言而出白沙戲之曰如何又
兩手剛被長官管傳者以爲美談晚於道深造年九十
餘無疾卒文敏葬之西樵稱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
子長謝佑不失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
則顏子誠愚矣佑字天錫南海人亦早棄諸生從白沙
遊安貧樂道人稱爲二高子長無子今西樵以祭於社
爲社師尺按邑東古粉村亦有抱真祠像極癯鄭黃門
榜以名賢高風四字不過十笏地耳俗謂爲古粉人邑
志又云孔修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闖闖人不識也
張詡識之則薦孔修與雲谷老人於其師陳獻章曰陳
留市隱不遇陳無已黃庭堅市傭耳雲谷老人李孔修
非廷實安知五郡二士雲谷老矣不得見孔修年少如
廷實非俯首當世人也往來之便庶接其論以信廷實
知人善取友廷實詡字孔修有庶母父歿改適誣孔修
奪其產縣鞠之孔修操筆置對母言是縣疑焉得其情

乃大敬孔修由此人皆駭孔修矣東莞邢衍曾過其墓
詩云不見高人李抱真清風巢許必爲鄰歲時伏臘村
翁事芳草萋萋又一春

名文實政

康熙四十四年 賜禮部右侍郎臣胡會恩高祖前明進
士知廣東順德縣祀名宦胡友信祠 御書扁額云名
文實政四字并紀其述祖德詩序云先高祖思泉公登
隆慶戊辰進士以理學經濟自任文章與歸熙甫先生
齊名稱八家爲海內傳誦授廣東順德合順本南海縣
地負山瀕海當黃蕭養亂後景泰二年始立縣宄盜充
斥民築土堡以居我祖下車招集流移安堵反側興學
校講農田水利踰年邑大治乃建築城垣易土以甕永
資保障竟盡瘁是役卒於官含殮不能具也既以名宦
與祀學宮順之氓庶復建專祠以致思慕伏臘禱賽靈
爽丕照迄今百有餘年矣會觀察絹庵長兄秉憲粵東
敦念一本躬詣致奠葺修棟宇設立祭田恩在 京師
聞而感涕爰奉 假餘程涉江踰嶺間關萬里至於祠
下而修魚菽之祭焉維時邑長師儒咸來觀禮黃童白
叟羅拜於庭瞻廟貌之維新念先烈之未泯恩自愧謏
劣弗克紹聞而奕世載德詩禮相仍實惟我祖詒謀是
賴今日之役良非易觀祀事既畢戰兢哽咽而作是詩
詩云家世秉潛德吾祖鍾殊祥天懷鬱忠孝

高祖善事
後母以孝

聞節概揚清剛早歲登賢書砥志邈難量恥為括帖儒

濂洛親羹牆著成天一稿著有天一山房集旁搜四庫藏六經

為根柢百家校丹黃著作洗浮靡模楷匹王唐梯榮戒

苟得遲暮猶迴翔春官七同上艱苦一第償結綬赴東

粵寇亂餘殘疆崎嶇領百里弭節梅嶺傍誓不戴牙簪

一言質穹蒼高祖度嶺時自矢云不戴牙簪出梅嶺抵邑初視事四顧怛

中腸閭里走狐兔荆榛生圃場土坦日已虛風鶴警倉

皇焚掠隨衡飈十室九流亡厥為烏大洲奸宄聚披猖

親搗渠魁穴搜捕膏斧斯脅從諭威德胥化刀劔銑一

年集鳩鵠二年復耕桑為農均役繇為國開黨庠憂思

廢寢食振勵崇紀綱精誠格神明四境驅螟蝗瘡痍登

衽席比戶邀豐穰嗟哉窮海隅綢繆百世防王公重設

險保障賴金湯牒請發公帑勿以煩輸將鳩工在農隙

勿使東作妨馨鼓興版築畚插浚池隍峩峩百雉雄環

峙鳳嶺岡形家言是役將為長吏殃我祖蹶然怡悉絕

羣禱禳民社苟有賴奚恤我躬當頻年心血枯畢命效

官常竟以死勤事身騎箕尾亡神鸞困枳棘鵬鳥悲炎

荒篋中無完衣署中無宿糧薄殮奉遺言巷哭動天閭

素車引丹旒旅櫬出遐方嶺雲慘不流江水咽歸航父

老切哀思專祠遺芾棠衣冠儼像設棖桷聳軒昂士女

薦蘋藻典秩供豕羊相傳神所依水旱能降康靈旗臨

睥睨蟻賊千羣僵

順有寇警土人與像登城賊遂披靡云有神兵奮擊

歿猶惠茲

土精爽固洋洋顧惟廉吏心廟食寧所望似續百餘載
族衍茗千長詩書食舊德簪紱紹餘慶恆悲子孫祭遠
不逮桐鄉恩也忝曾孫丹腹愧官堂十年官侍從竊祿
羈班行翹瞻南海雲末由捧瓣香哲兄秉粵憲垂誼篤
宗枋下車拂几筵多繡臨輝煌捐俸葺新楹設田資享
嘗榮光賁泉壤聞之涕沾裳乞 假及王程衡炎指枕
椰亥月抵南嶠休惕懷秋霜竭蹶趨祠下載拜奠清觴
登降儼音容焄蒿生悽愴人民雖已非邑子猶趨踰摩
挲古壁閒碑版字琳瑯清芬猶可誦歷久覺彌彰高曾
有規矩墜緒孰恢張政事留宦績儒林重文章朝端開
石渠淳史載循良明史載循良傳中倘足垂千秋卓魯並流芳
仁人賜華衮庶昭俎豆光勗哉我後人清白求勿忘康
熙二十三年甲子歲季秋辛巳曾孫會恩盥手敬撰并
書

辛未丁未兩狀元

省志云張鎮孫字鼎卿嘉浦人舊屬南海今順德少讀書
以博學強記名咸淳辛未舉進士廷對為天下第一先
是童謠曰河南人見面廣州狀元見有司因構見面亭
以俟之李昂英未達時讀書海珠以大魁自期嘗與同
志數人結龍頭會有夢彎長弓射江江為竭者昂英占
之曰應是讖者其張氏子乎至是果為狀元其年大江
忽竭往來相望人始悟見面之說其所對制策有曰帝

王之治天下自積一念之仁始帝王之仁天下自積一念之敬始又曰臣竊觀聖心或者未能積其敬也夫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今也恐懼於旱潦災寒之警固知敬矣悅懌于瑞芝之觀何所積之未純耶齊莊于圭璧薦享之時固知敬矣轉移于霞光迎導之際何所積之有閒耶時度宗留意禴祥所言觀瑞芝迎霞光實事也皆人所難言舊制狀元宣拜後中官催索謝恩詩宮女倚機以俟詩成卽織諸錦以進鎮孫素不工詩是日運毫如飛人謂名成才湧授祕書監正字遷祕書郎等通判婺州迎養其父母德祐元年元兵至鎮孫遂奉二親歸廣臺章劾之詔罷鎮孫職端宗航海幸閩廣間廣州海上潰軍奉鎮孫爲帥鎮孫與都統凌震結集行伍分東西二路誓圖恢復景炎元年十二月帝舟次於惠州之甲子門以鎮孫爲龍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畧安撫使委以軍事將校盧震擁衆暴橫鎮孫數其罪戮之由是將士用命兵威稍震元首帥呂師夔張榮實已入廣州聞鎮孫至託以軍餉不繼退走命其將梁雄飛守之二月四日帝次舟於廣之官富場鎮孫復廣州雄飛等走韶州下詔褒賞親知多啓賀鎮孫有憂色皆不奮十一月元首右丞瑜出會師夔合攻廣州鎮孫竭力守禦不支城陷明年二月師夔還師執鎮孫北歸死於大庾文天祥作詩悼之時陳仲微者紀海上事書鎮

孫死節董師謙亦云鎮孫死難而史臣以降書毋亦惡其爲元生得而不卽死董狐責盾之義乎然何以處信國苛矣要當以三人之言爲信尺按鎮孫大魁日廣東地煖無雪是年大雪鄉人築瑤臺以美之今尙存後三百年萬厯丁未科邑人黃士俊復登狀元及第張以辛未黃以丁未倪公讖云大魁應在丙丁未知應在兩未也獨惜張公黃公俱丁陽九未造生死去就一時俱難驟白天寶爲之謂之何哉

羅坑

邑陳村文海間有羅坑康熙年間瓊人雲載青者四歲而孤六載與母范氏干戈相失而廣而閩而燕而吳海天隔絕音問不通後得一官以歸與馬赫奕去日抱孩歸而白首不辨里巷久之獲母於舅家兩不相認母曰吾兒背有贅肉袒而示之信乃相持泣時母艱貞自矢三十餘年不意其子之存也載青奉母客廣州當事才而延之任牢盆致貲百萬母死就吾邑構園建祠其中以祀謂其與村雲姓者同岑一脈或有然也因請于朝得豎坊表烏頭綽楔之旌甚壯麗園多奇卉怪石亭臺樓沼之勝時招致文人才士飲酒賦詩幾與石尉金谷爭勝不十年載青死子孫費蕩花石多售於人太母之坊轉爲他家柱礎門砌古人謂園林之盛衰繫洛陽此於吾邑固不相屬而豪華轉眼亦電光中一小劫灰哉

帆園佳詠

南海梁庶常佩蘭六瑩堂集過飲帆園詩云帶郭清溪似
水村遶溪帆影上籬門輕黃淺白深紅菊十月花開直
到根伍解元瑞隆寄題陳中翰帆園詩云百尺樓頭夢
不同聊將邱壑付途窮高縣虞夏商周席坐待東西南
北風自覺江湖歸枕簟未煩舟楫到方蓬蕙蘭九畹人
如玉只在孤帆一片中二公詩句奇崛帆園勝地不負
名編故錄之

鳳邑八景

雍正己酉續志草稿載柴侯瑋邑八景詩云絕徼扶桑近

孤城寄曉鬢一輪初出海五色已銜山花縣明春日丹

邱麗市寰青松生逸韻佳氣滿孱顏鳳嶺朝暉獨標人市翠

樓閣足遊資月白清風夜詩忙酒亂時龍蛇蟠古壁橘

柚蔭青熾光徹家千錦雲根結在茲錦巖夜月神方能換骨

仙井但香沈藥煮丹山鳳泉封玉液金清光凝處散浩

劫去時陰震北雷千古猶存風雨音丹井流香媽灩青雲路

松花十里香橋從斷處續風自炎時涼波影搖深綠山

痕界遠光不須愁日落晚色更蒼蒼雲路松陰槭槭當春落

依依傍嶺斜色翻荒徑草春潤半山花履跡霑神步屐

腥絕虎牙膏流田畝滿應爲稻梁奢太平春雨谿峽開門戶

牂牁萬里來頻生霜石霧常放雪山雷雲氣侵祠廟龍

腥散社臺灘師思解纜行止憶潮回甘灘雪濤福海烟波壯

天河一派分潮平低岸失風急遠山聞蜃口樓臺像鼇
身鳥雀紋漁舟穿霧出把笛強吹雲福岸烟波返照斜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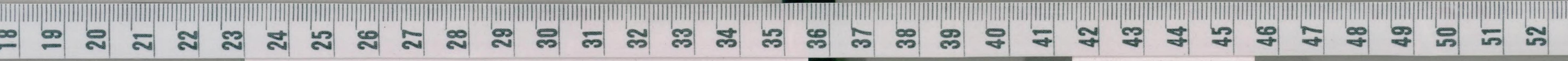
鼇峯迸火珠石光噴瑪瑙林影動珊瑚芳草虛生翠新
花更上朱歸帆明遠水一幅楚江圖鼇峯夕照天尺曰余邑

向無八景侯續志擬焉命紳士繼作後志未成侯陞瓊
州司馬詩將散逸因存之

五里四會元

焚餘云南海順德治內有村名曰石頭黎涌石碯相去五
里許有四會元世稱五里四會元是其地也黎涌則倫
公文敘子以訓石碯則梁公儲石頭則霍公韜而文敘
復中狀元以訓榜眼以諒解元進士以洗進士世復稱

父子四元雙進士海內科名之盛無出其右所謂南倫
北許也陳公紹儒云宏嘉之際倫氏一門鼎甲需穗石
探花始全故事臚唱後得謁相臣諸進士咸在相臣語
公曰君對策洋洋買董之流初列名一甲第三今二甲
數乎公冲挹自如無幾微見于顏色例二甲為郎公以
次應得北曹顧辭北而南且局局戶兵兩曹徒以其閒
獲事親從兄至愛篤敬縉紳如公謂之仁讓與邦非耶
湛公若水云霍公生十九年而始學即博而精文雄而
昌大既中會元權臣某者嫉之勿與狀元也蓋三印卷
而三倒置云又倫公文敘霍公韜皆以儒士入科中式
未嘗一日為諸生是尤可異尺按霍公韜父子進士梁



公儲則兄弟進士科名亦不亞於倫家也

六載三解元

晉江黃道泰以廣文召見試用廣東署邑丞不棄集有鳳
城雜詠一云景泰年間邑始分老鴉冲鶴列雲屯地偏
潮長環三匝縣小山高少一門邑無西門水閣頻開丹荔岸
春燈時掛綠楊村颶風乍起同官冷紅雨瀟瀟白日昏
其二云雁塔雙峯鎖海門凌空雉堞聳高原山川迴抱
魚鹽富禾稼青葱壠畝繁六載科名三解首一朝文武
兩臚元哦松少尹無公事邑乘將來盡日繙天尺曰一
朝兩臚元謂狀元大學士黃公士俊武狀元朱公可貞
也六載三解首謂雍正癸卯陳君世蓮丙午羅君國器
己酉解元癸丑進士今庶常辛君昌五也前明錢知縣
溥建有奎文閣兩臚元應運而興雍正三年樓公儼以
理彊攝順德因舊基而鼎新之適邑東有村名雞洲新
築一路直抵縣治時有一龍生兩尾解元沒地企之謠
其一爲青雲隄云

桂洲一時科甲之盛

邑東南二十里有村名桂洲康熙丙辰拆邊在界外人民
經遷徙田廬荒廢自展界後不三十年復我邦族富庶
較盛于昔自乾隆癸卯後數科鄉會文武榜無虛發各
姓皆然胡族尤盛吾友胡立五一父六子中武進士者
二人侍衛一人登鄉魁者二人一人列國學其子亦登

五山志卷六
三
虎榜可謂盛矣其族中文進士者胡斯盛武探花胡經
綸武進士二三人文榜者胡景胡家駒武榜者又不下
十數人至同鄉文進士譚玉文舉葉鍾靈皆余同年又
有若李若譚若楊若麥至余門人岑堯卿兆葵叔姪不
下七八人武則黎信中侍衛外武進士若吳若李若周
若岑共四五人武舉又不下數十人皆同時同鄉所謂
鳴珂里滿牀笏者非耶卽支郡全府皆不能及况一鄉
哉盛衰倚伏亦理所宜而豈易幾此覘風者謂其村旁
有水名蛇涌新浚異位長流科甲所由盛風水一事青
烏家所不廢或有然歟

王巡撫祠

鮪贖云康熙甲辰春日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
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以其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
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爲內外稍踰跬
步死卽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李餘黨乘
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甚衆公以病卒
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民乃有寧宇至今邑
容奇冲鶴馬岡桂洲各處多專祠貌像俎豆之

四賢祠

余邑城內西山之下有四賢祠萬厯閒邑令葉初春所祀
方伯劉公大夏吏目鄒公智孝廉李公承箕邑令吳公
廷舉也尺按四明陳沂畜德錄云宏治辛亥十月方伯

劉大夏至順德時吳廷舉爲令以治鄒汝愚喪不暇出
迎劉廉其事不怪其遲反加禮待適李承箕亦以邑志
事至一時四公俱在故祠云後知縣姚肅規因爲鳳山
書院令士人講業其中雍正年間武弁踞祠爲衙宇木
主移遷於學宮之麗澤堂友人梁麟生曰四公中半以
遷謫流寓至者死後木主亦遭遷徙命也夫又按邑志
鄒李二公入流寓吳公祀名宦獨劉公以公事至邑爲
暫而祀之名賢所至井里生光不論久暫也昭代紀畧
云劉公大夏與戴珊同朝皆被上眷一日同召對良久
上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
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一日欲召大
夏左班見旋止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
辭吏糾故已因命代留珊珊病弗克勝任堅辭上強留
且曰天下未平何忍舍朕且泣然久之珊出顧大夏曰
死此官矣後大夏告歸李夢陽有送大司馬劉公歸東
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峯下
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窗趨洞庭日
落風波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誰聞紫芝曲獨苦不
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
詔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
測單于兵九重移檄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
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臥

五山志林卷六
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若
死只欲歸聖主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傾
朝皆動色白金之錠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城
門水雲白是日觀者路途塞城中冠蓋盡追隨塵埃不
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安在能死國不爾抽
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卽如草堂
何處無祿食醜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眞丈夫嗚呼乃知
我公眞丈夫公傳入省志不復錄

雙塔記

縣治東十里許曰太平山山自古樓連亘聳拔爲諸山最
橫截如削中圻一水渡陡起怪石嶙峋若獅若象若龜
若魚數峯奔騰逆上曰神步山太平祖乎神步孫乎總
居辰吳之交輿家所稱水口者是也余往從伯兄習形
家言深以爲茲邑嫌甫下車而縉紳先生曰前令公志
也而遷秩行矣是在新令公余曰諾輒捐俸爲倡而紳
儒父老協助無後者于是諏日鳩工肇于己亥七月初
五落成于庚子十一月廿五爲級者七爲洞者廿四空
其中綴梯緣上而實其外以萃律當颺風務令久遠不
爲觀美越明年余以計還別駕康公州守郡倅兩陳公
封君羅公邀余往登宛若身在霄漢手捫斗杓北望三
山東望大洋紫氣橫軸銀濤拍空而西樵羅浮諸勝隱
隱在目遂成東粵鉅觀而余猶踟躕四顧謂神步未卓

捍門尚缺然不欲重煩吾士民而河清難埃勝願未酬
安能己已則又出餐錢爲倡而專募諸最饒羨者僚友
紳儒耆老各捐橐金因于辛丑十二月廿八命工興建
六閱月而神步成視太平大殺之高倍之工緻伍之中
爲空洞外爲井幹旋轉而上梵鈴金頂礙日飄風登者
隱見出沒如仙人冉冉行空中雙雁交翔祖孫羅立白
虹蜿蜒斜絡其側然後神工備而風氣完矣是兩役也
一切錢穀悉付州守陳公掌署董工則黎天一陳章昇
而黃紹賢兼之費總二千六百有奇余之爲順德也四
新草木靡一善狀而區區作長鬚頭陀以求影響景純
氏之餘吻亦何足爲茲山重哉或者藉地利而真才輩
出翊我皇禧遡其盛者指而曰茲雙塔之力也則余志
也夫因作雙塔記尺按神步山爲邑生員馮夢綸稅業
綸踴躍捐建倪公大喜曰不獨生一門之慶乃一縣之
福與范文正公蘇州府學將毋同爰表其門曰獨見其
大綸字遐言今邑人祀之文閣所以報也

回字樓

順德割南海三都膏腴人民富庶水鄉爲多聚族以處烟
火稠集樓房高至五六丈遙望之如浮閣高出林表參
差不一最富豪者有回字樓高倍之四簷落水內閣三
層中有八柱廳下有井有窖積柴米其上雖有寇盜可
數十日守儼若一城墉焉

嘉宴重逢

梁公澤少聰穎年十五補邑諸生廿二雋康熙己卯科令
浙江海鹽縣有善政嘗書四無詩于署以自警薦行取
入京引見以母喪歸後因民欠罷官留海鹽鹽邑士
民爭迎宴於家至乾隆己卯年八十二嘉宴重逢精明
矍鑠有謝恩詩十章擬闡墨一篇無一點衰邁氣是
科同飲重宴者潮州許君登庸誠一時盛事

鼎湖開山

鼎湖山志云開山主法栖壑和尚道邱字離際順德龍山
柯氏子母陳氏夢老僧借宿而娠生時室有異光少志
願出家薙染後侍憨山大師於寶林通內外典籍既而
嘆曰出家務明心地文字相中豈究竟法耶遂辭憨師
度嶺憨嘉其行送以偈曰漫持一鉢曹溪水去洒諸方
五味禪莫道老憨能說法如今不值一文錢至金陵親
雪浪一雨二公深究宗趣令為嗣講復如杭參蓮池大
師師欣然許可授以淨土法門并付衣鉢後入江右侍
博山無異和尚久之稍露囊藏異寵之偈異示寂又入
匡廬會同參家宗寶禪師於金輪歸廣州聞者爭謁陳
秋濤梁未央延住白雲蒲澗學者輻輳共坐枯木牀效
地藏家風種田博飯一日訪六祖新州路出端州望鼎
湖山水秀麗策杖而入知為福地遂開山焉先是地主
梁少川與清波延僧構菴其中共結淨社招陽江朱子

人主之聞師至奉爲主持遂成大刹內有涅槃臺慶雲
禪院寮舍僧房非萬金不能建師談笑而成之愍大師
曾遊此峯懸記曰不久有至人於茲開山記以詩曰蓮
花瓣瓣湧滄溟寶殿高高傍七星白晝雲封無犬吠夜
深說法有龍聽至是果驗師道行高嚴仰請者日衆師
一切謝絕謂志在晦跡奈何身既隱文莫之或掩嘗至
數百衆寺無擔石之儲所給皆付龍天方伯胡公嘗密
與監寺雲儔募金千兩有奇擬置田齋金入山師却不
受立不置田產之約謂釋子修行龍天擁護四事自足
胡用田爲而開山四十年用度未嘗困乏一日糧絕職
事以白師就韋天問訊翌日檀那揚帆載米而至殿前
右波羅樹枯窠無復生理師呪水灌之復茂重修大雄
寶殿大木來自海隅難於轉運忽而大雨如注三日溪
水暴漲丈餘木直抵山不越月而梵宮成元默昭應甚
多云後夏日白蓮花盛開師無病索筆書蓮花頌而逝
真不愧蓮花國中人也歟尺按師之得道始在愍山能
究宗趣乃在雪浪我嶺南人奉愍公不啻六祖再世矣
及考浙人朱懷吳昭代紀畧載愍山雪浪真堪發一笑
謂萬曆僧之顯者曰達觀曰愍山曰雪浪三人皆遊方
說法爲士庶所宗而愍山居萊州府勞山某寺時入都
中交結內侍因得慈聖所賜藏經一部銀千兩乃奪某
道觀而創海印寺於其中道士耿義蘭擊登聞鼓訟之

且許其陰事上怒下獄謫戍海南南士民猶敬禮焉雪浪嘗居南都天興寺登壇說法聽者咸集一日與國子生挾妓飲酒大司成郭公正域惡之榜其事以永戒雪浪愧而遁去留都有萬竹園乃魏國別墅可值數萬金雪浪以五千金購而有之其豪可知也觀此則憨山雪浪亦妖僧耳所謂不值一文錢自供確矣栖壑實行如是豈非青勝于藍耶不知當日紳士何以傾心如是也可謂舉國若狂抑朱君之有爲而言不可解也栖公三傳爲湛慈和尚亦順德龍津陳氏子爲覺浪老人入室印可亦衲子之敦實行者至覺天師竟與栖和尚同出龍山柯氏一姓兩主鼎湖席亦佛法而世法者歟

昇平人瑞

區震豪龍山人順治乙未十一月十八生至今精健如七八十歲人百三歲時 聖恩豎坊曰昇平人瑞一百六歲鄉人紳士製錦稱觴縣尹高公坤親至其家進爵予有詩云紫閣珠明瑞氣連縣官親上九如篇 四朝羣共推三老百歲重添又六年墟趁大岡雙屐遠 高呼北極萬人前分明盛世多仁壽漢口雲山一例傳謂漢口湯雲山一百四十歲 同時康耀南亦龍山人亦一百歲祝壽日二老相對話少時曾相會於漢口一別八十年恍如丁令威鶴柱頭相對不覺人物盡非也可云佳話

847
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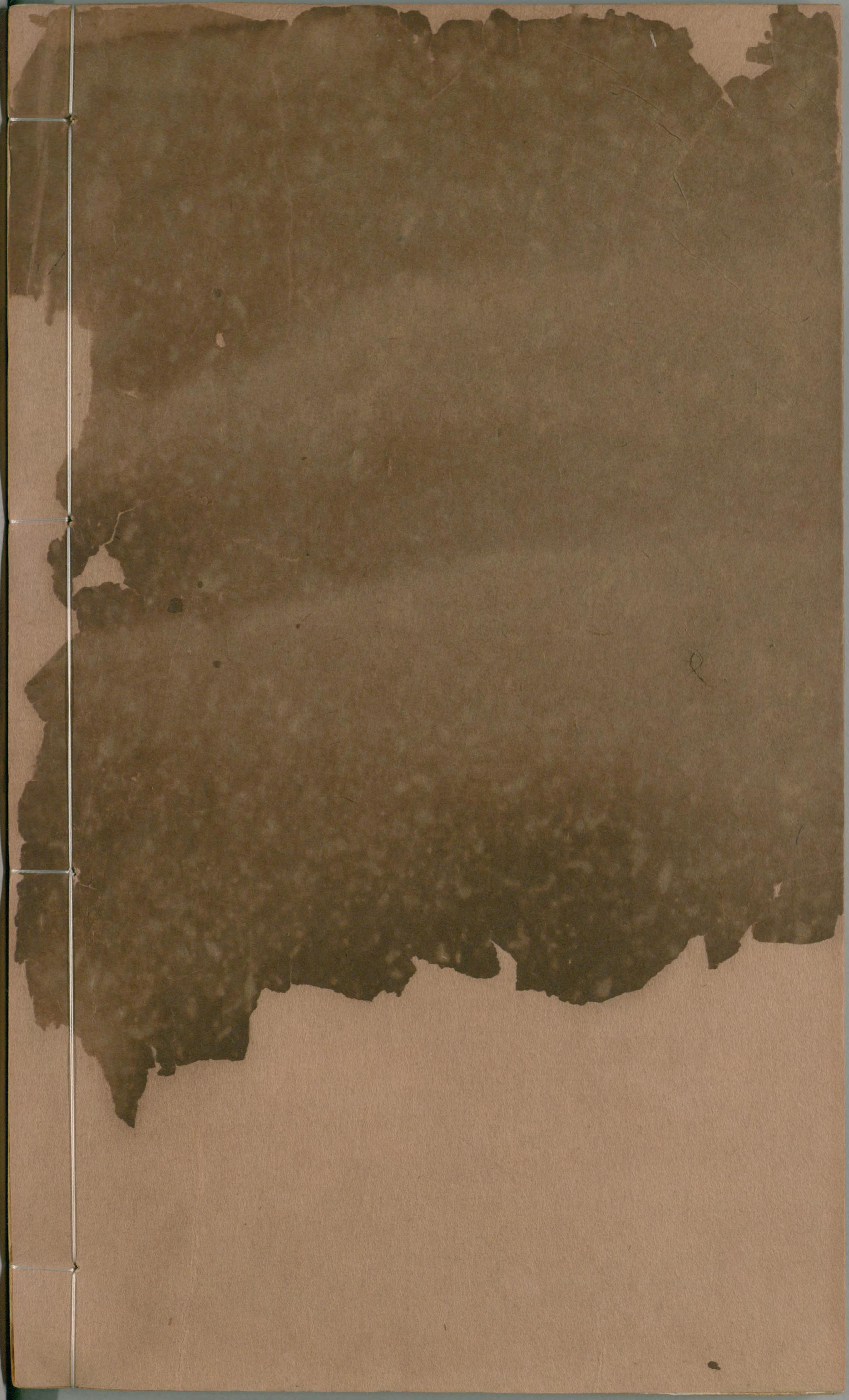
五山志林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五山志林卷六

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